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三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長沙陳鵬年滄州
新安程　鏊師恪
楓嶺江　倫冠群
古歙江承瑜崑元　參校

養氣

讀書鏡云蘇峻渡江司馬流之守江濱忽聞其至當食不知口處人事真有爾者流何足語此彼但直畏怯耳然庾亮本以召峻自任乃以流當衝其不亡何待劉玄

德是何等氣宇人與魯肅議借荊州忽聞震雷遂失匕於地凡此皆氣不足也嘗讀陸游劄子云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之爲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誦其文而未有知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所以遺學者顧不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爲主軾特用之於文耳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厭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欵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

博之勳勞磨玠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為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鬭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故文章功業皆以養氣為第一義

飲墨

林下偶談云俚俗謂不能文者為胸中無墨蓋亦有據通典載北齊策秀才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東坡監試呈諸試官云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飲山谷次韻楊明叔云睥睨紈袴兒可飲三斗墨又題子瞻畫竹石云東坡老人翰林翁醉時吐出胸中墨唐王勃屬文初不

精思先磨墨汁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臥及寤援筆成篇不改一字人謂勃爲腹槀

文應改定

凡文貴改定歐公作文不嫌屢改甚至較初作時不存一字後人作文不自改亦不欲人易一字直是愚之甚也丁敬禮云文之佳者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葢言遇眞知已方能定其文非謂其文不可定也子建云尼父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誠哉是言子建又云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大英之發衆人之

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此語亦是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此可爲知已道難與外人言耳

晉唐文章

井觀瑣言云歐公謂晉無文章惟歸去來辭東坡亦謂唐無文章惟盤谷序予謂歐公固不易之論坡老之言則有未論者唐諸家文姑勿論只以昌黎文觀之亦未必都無一篇可比盤谷序也金儒王從之嘗病歸去來辭前想像後直述不相侔謂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似不相識其言亦有理

左史同異

左傳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予幼時以焉字屬上句用文之是求顯也是字與用字方有呼應及讀史記言身之文也身將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因謂幼時所疑不謬焉字改安字而下添文之二字文氣字意皆充暢

論古

天下之患最患於似是而非之論不以誠心推究聖人之所以然而以私意借聖人之言以文其過後之人側身於學問之途而胸無真宰好偏執一意往往墮於鬼魅而不自覺此亦名教之罪人也如揚雄媚莽唐宋名

流以明夷許之且使□從祀孔子王安石父子變亂舊制亦曾孔廟配享曹操以文王自許曹丕篡位柳柳州以舜禹之事爲言馮道無心腑小人竟有列於大臣之內貪富貴者謂之降志辱身肆行亂世者謂之無可無不可手刃兄弟者比之周公好貨者比之公劉如此等事指不勝屈故善讀書全要在處事上參考古人得失論古不精便不能論斷今人矣

驩兜

驩兜古作鴅吺韓集鬬弓射讙吺書所引驩頭讀書通作驩朱古文尚書鴅兜四凶名篇海作鴅兜

湯慚德

湯慚德極眞不但見於語言而且形於大濩此湯極歎處卽湯極聖處葢湯鳴條之事未免驚人視聽故於樂之中藏其愧赧之心而使天下後世知其心之不得已是以季札觀至舞大濩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作樂觀樂心眼皆不同

栢翳卽伯益

金履祥號仁山著通鑑前編嘗曰按尙書之伯益卽秦紀之栢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秦紀謂栢翳佐禹治水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

庶鮮食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太史公獨以書紀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栢翳其功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太史公於二帝本紀言益見秦本紀爲翳則又從翳豈疑而未决故於陳杞世家叙伯益與栢翳爲二乎抑出於談遷二手故其前後謬誤也羅氏路史因之遂以益翳爲二人又以栢翳爲臯陶之子果若是則楚人滅蓼之時秦方盛於西戎文仲安得云臯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敱至夏啓時則二百餘歲矣禹又曷從而薦之乎此其所以

疑孟子薦益之言爲權辭也

紂太史

史記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又曰辛乃紂也於三子中紂爲少子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帝乙立爲妻而後生紂帝乙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是以得爲後王棠曰微子之母先爲妾則可謂爲妾之子既已爲妻則卽爲妻之子何得仍呼爲妾之子蓋妾妻本一人有不得二而視之也卽如先爲諸侯後爲天子其子諸侯之子卽爲天子之

子不得仍呼為諸侯之子蓋天子諸侯本一人也微子與紂同母非出於二人安得謂微子為妾生而紂為妻生乎夫廢長立幼亂也棄賢用暴逆也執法廢理賊也太史犯此三不韙而世無歸咎之者何哉或曰法則然也不知彼妾此妻惟法之歸妾妻一人法屈理伸廢理言法宗社傾壓予故謂殷之亡雖亡於紂實亡於太史之一言也呂氏春秋尙務篇曰用法如此不若無法

喪家之狗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

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
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
又曰孔子出衛東門姑布子卿迎而視之顧子貢曰是
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子卿曰得堯
之顙舜之目禹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
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
然子卿曰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
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
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
賜已知之矣不知喪家之狗何足辭也子曰喪家之狗

既斂而樽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萬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者也丘何敢乎一喪家之狗前以為然後辭不敢當不應一事相懸若此予謂前說不謬後則似戰國時口氣非是聖人氣象

素王

史記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五反然後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注云素王者太素之皇其道質素九注者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法君用法嚴急若秦皇是也勞君勤

禹稷是也等君定等威如高祖封功臣是也殺君謂殺其臣如燕王噲是也專君謂不任賢臣專己獨斷如漢宣是也破君謂國破身死是也寄君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子謂之寄君國君國當為固謂固其城郭而不修德如智伯是也三歲社君如成王是也孔子稱素王其義蓋本之於此

以醉觀人

酒能亂性是以先王嚴於禁酒即杜甫飲中八仙歌稱之曰仙則與俗人異矣然其好處皆是病處莊子觀人六韜選將皆說醉之以酒可見醉而不亂非有守者不

能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之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而不肖人得矣此莊周以爲孔子之言引之以爲泛觀人之法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辭而觀其變與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此八徵者六韜以爲太公之言以爲選將之法棠謂定非孔子之言莊子所引不足爲據然以酒觀人亦古今之創論以其

相似故表而出之

方正學曰曾子十篇言孝尤備其爲說間有不純如曰喜之而觀其不誣怒之而觀其不昏近諸色而觀其不渝飲食之而觀其有常決非曾子之言今合三家議論可知爲當時術士之言而用意亦詭譎矣

子羽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魯城武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

形陋也與家語反

漢十八侯

十八侯之次張良陳平何以不與潛室陳氏曰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軍功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陳所以諸軍功者卒在此

十九年

晉文公出亾十九年歸始伯國庖丁解牛十九年刃有餘地陶朱居積十九年三致千金子卿持節十九年垂

曰歸漢翁家鉸使元十九年安置河間終遣還家以其時則久矣以其數則窮矣久則必返窮則必復皆以十九年計也何其數之相符乎

獨夫寇仇注脚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獨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遽視君如寇仇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高宗大喜王棠曰昔明太祖見孟子獨夫及視君如寇仇等語命人射孟子像尚書錢唐袒胸受射先時若有人能

將朱高宗與尹焞問答語對之也不至那樣決裂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云云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禮之有注放逐之臣不服舊君為兵主來攻伐
曰戎首孟子寇讎之說可與此參看

四公子論

戰國四公子人豔稱之予謂惟信陵始末處心潔白盡
忠於魏無擁權自恃之意無挾制取功之謀覺餘子夢
夢不見北方也孟嘗君兄弟有四十餘人初以五月五
日生為不利於父母將不舉後孟嘗致食客千人田嬰

亂湣王意疑孟嘗孟嘗如魏合秦燕伐破齊湣王死襄王立畏孟嘗與之連和卒後齊魏共滅薛夫田文不忠於本國其滅族固宜抑五月五日之子果不宜舉乎平原好客不知客食客中不知毛遂本國中不知毛薛傳舍吏之子李同邯鄲死難卓卓至今猶有生氣平原亦能聽言勝孟嘗春申多矣春申黃姓讀書博古恐秦之蹂躪楚也極陳秦楚相合之利引詩說易何便便也使太子歸國以死自詎不烈烈大丈夫哉後乃幸李園之女弟而進之王事跡同於不韋此直狗彘之行耳其不得死固宜信陵異是夷門則訪侯嬴市屠則請朱亥

客趙則過毛薛是眞留心世道者雖竊符奪軍之舉有
矯制擅兵之罪然趙魏之存亡呼吸一氣耳趙亾魏即
隨之是救趙者正所以存魏也予嘗謂天下事有正用
之不失爲忠乃實大僨事者有反經而權用之跡實不
忠裨益於國家不淺事前衡論固不滿於人口即自視
亦有愧怍於身心事後品核則可無歉於人言似亦不
妨明目張膽而敷陳其效信陵獨不然用兵時恐得罪
於民子在軍歸父弟在軍歸兄獨子則身歸功成之時
歸其軍歸其符惟恐得罪於君而不敢歸自言罪過退
讓不遑令趙不忍獻五城葢其始終以魏爲念而竊符

乃不得已之事也魏既不用惟飲醇酒近婦女日夜爲樂凡四歲而卒夫豈獲已哉彼深知魏爲孱小之國秦之醢食諸侯日强一日其魚肉我也可計日而待又不忍先王宗廟之淪亾自我身而見内不取信於君外則見辱於秦無可如何惟求速死而又無可死之路特泯其迹晦其光從事於酒色之中以自戕其生豈不可悲也哉高祖於四公子中獨爲信陵建祠者有以也夫

秦皇漢武

人君即位即元年當時未有年號故左傳諸侯之國各稱其君之年而天子正朔正置之罔聞不知當時律曆

之頒往來文告之詞以何爲準焉夫子作春秋亦仍其國史之舊矣自秦始皇立郡縣而民知有王漢武帝建年號而民知有朔二君之功不可泯滅

呂不韋

呂不韋以邯鄲姬有身送後宫十二月而生政衆謂此事亦有可疑古今生子皆以十月爲準十四月而始生惟堯母與鉤弋夫人耳邑有身而歸太子是必有二月方可信再十二月而生政是始皇亦十四月矣數千年罕有之事而謂爲不韋之子是亦未可遽以爲然也

秦之亾也在君驕臣諂而君驕臣諂之弊又莫不以治國之要惟法令爲兢兢嗚呼此秦之所以一敗而不復能收拾也夫法令者政刑之謂也德禮不用而用政刑聖人之所不取乃政與刑又用之不得其宜此何異爲寇齎糧也夫法令之爲羸秦害也有由來矣自孝公舉用商鞅變法修刑以戰取爲賞罰百姓初苦之而後便之其便之者何也黔首無知惟視上之好惡爲從違當諸國相併之日數百年來生民塗炭苟得保首領即爲天幸若能使功賞罪罰無有不奮然恐後趨死而不悔者何也與其死而無名又不如死有功級之賞爲得計

故秦用法令而能大一統者時使之也逮天下爲郡縣此則一統與六國不同予嘗謂先王之經制道統之源流雖絕於奔競之士而不泯於有識之心先時有志當世者爲疆圉所拘不得已習爲遊說之徒朝秦暮楚以倖知己之一遇既秦併天下吾意文秀者必引領曰世卿之祿其弊久矣聖賢如孔孟不得自效其能今則其時矣英武者曰好勝者死古昔記之今銷其兵器以爲日月之光吾歌太平作散人足矣其愚魯者則曰內務耕稼自孝公時已然今黎庶無繇得以搏心揖志于畎畝吾將鼓腹而歌矣意彼此又必相謂曰法令者攻戰

之所需也今承平矣各安其生何法令之與有而孰知秦之極欲無已不徒有意中之法令而疊有意外之法令若曰爾羣黎以爲六王之畢而無用民力爲矣而抑知擊胡之舉長城之築方興也爾以爲四海之一而無用民力爲矣而抑知馳道之治阿房之宮未已也爾以爲深居簡出而無苦我父老爲矣而抑知封禪巡幸求鼎求仙諸事之接踵而來也爾以爲不遊說可以共功名事詩書可以濟百姓而抑知燒毀詩書偶語棄市坑害諸生之薦至也秦樂以刑殺爲威人死等於草薙蓋其法令之行不獨臣下百姓然也卽山川鬼神亦不能

阻其法令之所不及故浮江遇風則伐其樹而赭其山之罘石仆則鞭其石而出其血以任法爲至聖是以刻石頌德曰作制明法曰端明法度曰除疑定法曰盡知法式曰普施明法曰聖法初興而且謂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嗚呼秦以法令亾而反笑五帝三王法令之未行也豈不謬哉爲問五帝之名不稱實者何在爲問三王之不久長者與秦何若君極其驕臣極其諂不言德禮趨騖法令危亾之勢在始皇時天下之人心久已去矣彼賈生謂秦爲四

寠之國得人焉猶可保宗廟之祀抑知在七國時或以法令行在吞并後有不可同日而論者哉

扶蘇論

始皇長子扶蘇好諫上上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或以二人不受誅而請則斯高無遺類蘇子曰秦之無道有自來矣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予曰不然彼扶蘇者乃不

能請不容請非不敢請也若蒙恬固已屢請之矣然獄之吏卽請猶不請也史記詳言之矣嘗謂人君無道誅戮其臣下爲其臣者非必視死如歸也苟有可生之路亦必循孝子大杖則走之文不肯以己之一死陷其君於不義若拘係之桔梏之則不保首領亦無如何耳人子則不然彼自孩提以迄成立長養慈親之側者非朝伊夕矣恃恩驕佚不與剪剪拘拘者比極言强論何所不至乃一旦而命之曰死卽至魯愚亦未有不自明其非罪詎得甘之如飴蹈死不悔此其故必有言之而人不爲傳聞之而人不爲請者矣若云畏國家之法令夫

已受死矣安更有法令乎若云以得死爲幸夫死者生人之至不幸者也何乃言幸若云以誅死爲輕以參夷爲常法故扶蘇二人不敢請予謂此言爲蒙恬言之則可爲扶蘇言之則不可夫夷三族者父子兄弟叔姪不相保也爲問扶蘇之父子兄弟叔姪爲何人乎勢必戮及始皇戮及胡亥戮及孺子嬰等然後謂之參夷也此必無之事也然則得死爲幸蒙恬無此心也扶蘇無此心也即胡亥至惡亦必不參夷以自戕其生也予膽而地下也使九原可作能不笑其失言乎客曰蘇論之謬已知之矣不能請與不容請何也曰蒙挾重兵於外而

長子爲之監軍二人即智勇必不能料事機於意之所不及當其時或聞詔而來迎或不設騶從或受詔大事屏去左右此時就縛僅捉雞之力耳安用請爲且齎詔之人必斯高宵小之黨鬼蜮詐僞迅如風雷此時如割雞相似又何所容其請耶況扶蘇死後使者以恬屬吏彼斯高者畏在扶蘇不在恬也畏操兵之恬不畏屬吏之恬也蘇子不喜史記而謂蒙恬不復請抑知使者不以蒙恬之言聞於上乎夫存亾雖有由來變機起於倉卒彼謂握兵上郡可以徘徊審顧而後死者其亦神遊當日而爲之審時度勢哉

賈誼治安策

賈誼文孟堅所選所存原本僅十分之七要知是改本看新語方知大有損益也痛哭流涕太息等項皆全痛哭一篇新語藩傷七篇皆是說諸侯僭擬流涕二一無蓄積一匈奴禍不息長太息有六一不禮貌大臣不能得臣力二私鑄爲害三等齊篇疑卽是立制度四風俗無廉恥仁義人益爲姧嘗審取舍五富賈僭越窮民不務本必爲盜賊孟堅選本少一長太息當是保傅無疑

賈誼論

今夫才之難非才之難在藏其才之難也藏其才而不

用而不用適所以致用此才之所以難也葢俶達之子英爽之士彼恃其資稟之異儇辨之才少年不更事未免觸機卽發不顧忌諱好言人之所不敢言好行人之所不可行往往一蹶不起卒致夭亾此無他銳迅之氣未有所裁一往深情無可收拾昔者子房爲韓報讎溥浪沙中幾喪身命使非黃石圯上命之進履變化其雄心何能隱忍含光以成高帝之大業此在皇綱不振之日有才者所宜致意也若夫文帝之天下號小康矣有不世之才必須有不世之識夫識正所以用才也當劉呂雖雄甫定之後文帝以藩位握天子璽一時侯王將

相充溢郭端卽政事有可議如奢侈踰制諸事亦宜深
謀遠慮慎重周詳何也以疏逖之小臣妄言人主骨肉
之事且言之不行適足長悍驚疑忌之習况交淺者何
可言深也乃賈生者不自審其更事之無多只任淚之
縱橫不問事之可否小不如意憂從中來過湘而弔靈
均作賦而紓鬱憤卒以哭死詎不悲哉得非才露而不
藏欲速用而反不致用之效歟譬之馬焉年少多跅弛
之能老成有知路之益譬之木焉鄧林饒棟梁之才培
塿無松栢之用然則昔之畧子贊禹甘生相秦子奇稚
齒化阿有聲顏子十八天下歸仁皆爲不可信之事乎

曰非也才與德有二致常與變不同門也今之有才者通達其識涵養其才遵欲速不達之訓操轉移默化之權俾其身足以成國家之務而不致僨當世之事則得矣使皇皇攻取建大言而無實効將見悲天憤世又踵洛陽之後塵也嗚呼豈獨賈生也哉

書何孟春所訂賈太傅新書後

已丑七月讀賈子新書竟掩卷而嘆曰賈太傅葢世才人惜其不遇吾不惜其不遇而惜其遇之過蚤也然其始誤於吳公而其繼誤於文帝先是吳公治洛陽治行爲天下第一獨奇賈不爲不遇矣言於文帝卽召用歷

至太中大夫不爲不遇之早矣使吳公知其才徐徐然涵養其剛烈之氣循循然默化其過激之言堅其識韜其光使爲國家鈞石之用何不可者卽文帝重其才亦不必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當是時爲賈生者步老成之後塵抱威儀之敬愼縱有建白敷陳於上亦必循牆抑抑務存一謙讓未遑之念然後可以起而有功出而徵效何也士人盱衡當世貴有詩書之氣薰淑其心不可以一往之浮囂陳於君父之側歡愉而寓引譬之言其言易入激烈而有利害之語其語難投賈生者不然於天下之治無其難而有其易也於在位之臣皆爲

小人而已獨爲君子也於政教之所由行不必漸次弛張而欲其一蹴而至也稍未如志憂從中來年方三十便稱衰老卒底於不幸短命此非吳公汲引過切文帝之擢用大驟有以致之乎使賈生需次以待蘊隆蓄積遲之又久將有以建其功名克自樹立必不至年之不永有若斯之極也嗚呼身之不遇身之災也遇之過甚亦身之災也人當於賈太傅深致意哉

書賈太傅新書後

吾讀太傅新書而嘆文帝之於賈生可爲知己矣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興禮樂賈生草具其儀色尚黃數用

五爲官名更奏今其書盡亾又不能無遺恨也所謂者當文帝時號爲小康君明臣賢臚列得失安所不可何至爲之痛哭爲之流涕爲之太息不已抑賈生之性使然耶逮其後弔湘而嗟鸞鳳賦鵩而傷炭銅旱雲惜誓罔不鬱怫腸結以底於死其與治安策之所謂痛哭流涕長太息者詎非初終之一致哉嗚呼人好哭泣事之最不祥者不壽之徵此其效矣若使賈生生於後代又不知當如何痛哭耳人之言曰漢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皆自賈生發之文帝何嘗不用也特改正朔興禮樂諸事則謙讓未遑耳嗚呼此謙讓未遑之心抑知

卽賈生之藥石也耶夫人臣致主發揚蹈厲建論風生創一世所未見言人人所不言較人主避其言而踐行之則道路側目召禍最速吾恐事未下於朝端而七首已陷賈生胸次矣文帝審之陰用其意而又黙化潛移使其禍消於無兆彼賈生者孰從而知之耶且賈生論議多有迂闊而遠於事情者如淮王道病死文帝封其四子恩溥矣安有隙末之嫌賈生引白公子胥荆軻專諸以相比喻此則計之左者毋怪乎衆口之呶呶也賈生嘗曰同醉有先醒者後醒者不醒者知道之先生非先生也先醒也如封四子之議賈生謂之先醒耶不醒

耶若文帝者眞可謂之好賢之主也宣室言鬼神歎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人往往致惜宣室之語以爲今世無傳予讀新書中有道德之說亦言鬼神之所以然其言不甚切實宣室所對當亦無足采耳賈自太中大夫出爲長沙王太傅未爲不遇傷悼不已何其褊也長沙卑溼長沙之王獨不卑溼乎梁王爲帝之愛子好書帝以好書而勸駕非斥賈生也此亦可以無抑鬱矣悲夫何三十三歲而以哭泣終也古人五十强仕安知文帝不欲老其材而大用乎況如賈者帝又何嘗不用乎虞生有言人生得一知己死可無憾賈生

有吳生之汲引而遭逢文帝豈不幸哉遭逢而不永其年未至大用豈非天哉

讀左傳

晉欒武子子桓子孫懷子韓宣子憂貧叔向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子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懷之罪以亾於楚棠謂叔向所引不倫當言桓子貪欲雖免於難其子亦不

能免今言父有德子不肖賴父之德免難父作惡子即善亦必遇禍則是兩代行德一代免難一代受禍中間一代最惡者反得安然無恙世豈有此天道乎夫君子居易俟命此千古不易之理極子免難幸也懷子脩德而仍及難此命也若謂父作惡子即善亦必遇難則爲善者不亦難乎父積德子即惡亦能獲免則爲惡者不益横乎此說不可爲訓讀者宜思之

讀管子

王棠曰管子云卑身雜處隱行辟依側入迎遠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遁上遁民四字移以律今日游僧

諦當之極

管子一書欲使權歸主上不得下移未爲不是但議論未免過刻禍及無辜如法禁篇云守委閑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子謂博分難也勤身亦不易濟人難也靜而閑居更不易今日求此種人指無一屈管子時亦在禁例蓋防禍於未然耳

夷吾在西施吳王之前將百年而管子一書引西施吳王好劒等事又記管子死後事此皆後人手筆牽連識之云爾

管子石璧菁茅之謀皆一時術數何足傳後此後人增入無疑管子天下才豈肯書此

讀伯夷列傳

此文不似傳體議論中帶敘事敘事中又涉議論昔人謂如遊龍莫測變化予論其文極有法脈極有繩尺藏規矩於變化之中乃所以爲至文伯夷本讓國者故先將堯讓天下於許由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以陪筆形起伯夷乃讓天下者不傳讓國者却傳此因虞夏之文不可考而伯夷有軼詩可稽也且伯夷有孔子爲之傳故名彰於後卞隨輩無孔子其人爲之傳故湮沒無聞

耳題即將孔子曰或曰作兩扇格孔子曰一段立柱是
怨乎即將伯夷事敘於其內言孔子說他不怨何以仍
似怨也或曰一段立柱是天道善人四字又將顏淵與
盜跖及近世惡人富厚善人災禍暢說一番是善人無
徵天道亦茫然也作兩番疑筆然後仍歸結到孔子故
緊接子曰二字言伯夷之所以不同者在立志不同志
在立名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烈士徇名伯夷
得夫子而名益彰巖穴之士名湮沒而不傳砥行立名
方得施於後世名字作五層播弄而歸功在孔子贊伯
夷所以能傳看一結史公雖說伯夷自已不遇亦嗟嘆

在內不獨爲許由輩致惜已也議論周匝波瀾老成真是絲絲入扣

伯夷論

論古人貴揭古人之心使之昭彰於天下而後是是非非之旨可以並列不至狂瀾泛濫浩蕩而無所歸昔伊川讀昌黎伯夷頌評之曰此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乎於是取韓頌而讀之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又曰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又曰日月不足爲明泰山不足爲高天地不足爲容又曰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踵於後是

則窮天地亘萬世伯夷叔齊二子而已夫如是則彼之所是者人當亦是其所是所非者人當亦非其所非乃何以彼之所非者人亦曰聖人乎夫聖人亦爲人所非乎又曰聖人者萬世之標準也意若以武周爲世之標準伯夷所不宜非者論互持其兩端旨不歸於一是昌黎以師道自任此何令後世遵循耶予於是合衆論折衷而得夷齊之心矣蓋夷齊處人倫之至盡而又極人倫之至變者也遵父命而迪成乎兄弟餓首陽而義盡乎君臣在他人或兄讓而弟受或弟讓而兄受或君不明而諫或諫不聽而去夷齊不然一意孤行不顧外境

之嘵嘵而只幸其心之獨是向論者雖深情往昔亦未
明言舊惡之屬何人怨希之屬何事而予盱衡感慨覺
夷齊處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在在有不念怨希之意
逆境縱橫遊行自得眞灑然於塵垢之表者此不謂之
聖人之清不得也或曰清周聞命矣孟子何以又謂之
隘也予曰清即伯夷之隘也天生聖人以傳道也道之
體不可見而道之用則在施之於民孔孟汲汲皇皇傳
道也爲民也周室衰微振興無路孔孟車轍所歷凡可
以爲民之事馳神運思耗精疲力唯恐一夫不獲其所
所如不合必舍而之他一生如是而已是其蓄德殖行

無一日不爲道者正無一日不爲民也夷齊以骨肉相讓而棄國棄國可也棄民不可也以國家顛覆而棄身棄身可也棄道不可也夫身在則道在道在則民在箕子微子皆抱此志也彼伯夷者烏得不謂之隘也或曰有棄身而全道者又何也曰彼於道宜死而自死之彼於道不宜死而人死之皆可謂之棄身全道若伯夷者可不死而自死者也是不得不謂之隘也或曰荆公嘗爲著論矣其言曰夷未遇武王而蚤死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在太公下哉是信然歟予曰否否此齊東野人之語非特不知其心並不知其介者也

讀孔子世家

本紀述其所本尊帝王也世家世爲諸侯尊諸侯也列傳則列一人之事迹而已以孔子未爲諸侯列於世家似乎亂例然不可謂史公漫無所考而率爾載筆也荊公云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豈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乎謂孔子無尺土之階操筆削之權蓋傷世之亂臣賊子不可得誅而於筆削之間未嘗不以予奪之權自收其柄故曰知我春秋罪我春秋遷列於世家者正合知我春秋之意也不世其家

則道不顯何能世世天下世世其家者世其道也若使列之於列傳則非所論於出乎其類之才若使紀之於本紀則失當日尊王尊周之旨孔子春秋蓋借魯以尊王也史遷著述固多牴牾而於孔子則誠斟酌盡善者也

春秋論

天生萬物使我爲人又不使爲昏鈍無知之人又不使世之所行所言盡出於倫常範圍之外則冥冥之意若曰吾固不言而善善惡惡之旨夫已有所屬也不然者昏鈍無知與聖賢共盡天又何樂生此聖賢哉而此賢聖者又有得位不得位之分得位者政教嘗心散見於

事功而不暇記以言又或禮節拘忌不暇昕夕研究博覽古今得失之林是以有握其始而不能悟其終識其鉅而不能明其細知其常而不能操其變於是竊嘆審天下之幾而不能護江防之潰者比比然也及讀孔聖春秋然後知春秋以前之天下春秋以後之天下天皆然寓其意於不得位之士不獨春秋爲然也堯舜之前史失紀載堯舜已後得孔子筆削而是非不致淆亂後世涑水紫陽守其矩矱亦皆具有千古之識蓋當代之得失即見於論古之中予嘗謂讀書論世鉛槧終身非上不能非不得志之士不能惟不得志者窮愁發奮著

書借以舒其邑邑而不知實天之俾與以是非之任有不可輕焉者也昔者子產論古季札論樂如見其人而論其事此皆賢智之矯矯者也而春秋則非至聖不能爲昔者孔子生於周時產於魯國當天子下堂之日值三家强横之秋當是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樂征伐之大節多有出其範圍者天子權輕不能言鄰邦效尤不肯言臣下比黨不復言庶民緘口不能言即孔子亦不能直言其故筆削魯史勒成一書如日月之昭昭萬古不夜此非拙於今而巧於前也處於勢分之相懸又恐越俎之操割熟審明夷之用世而不罹處士横議之

條惟有尊周宗魯借古傷今褒往懲來誅前傷後使前之出其範圍者罪不能逃使後之出其範圍者皇然知懼繫於魯史而實以尊周托以天王而實以嚴天下究不得指之爲妄爲僭此固天之無可如何亦即聖人之無可如何也春秋出範圍者無可如何亦即天下萬世出範圍者無可如何也後之士子能仰知天寓意於不得位之賢知則亦當平心審論共抱此無可如何之載筆而已豈獨孔子春秋一書也哉

孔聖生卒考

孔子生卒年月日時諸家紛紛紀載不一公羊傳謂魯

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傳謂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年同日同而月不同司馬遷史記謂魯襄公二十二年年亦不同其後或主公穀或主遷其主公穀者司馬貞孔若古洪興祖宋濂也其主遷者杜預胡舜陟孔宗翰羅泌也有謂周家改建其十月即夏之八月有謂周家改建不改月月與夏無異其謂十月即八月者羅泌也以子寅爲差其謂改建不改月宋濂也引商建丑書稱惟元祀十有二月爲証有謂年七十三有謂年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司馬遷也以其爲襄公二十二年生歲在庚戌也謂七十四者羅泌與宋濂也以其

爲襄公二十一年生歲在己酉也余則以其家譜斷之孔子生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即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卒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哀公十六年即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四月乙丑即今之三月十八日其年與遷同其月與穀梁同其日與諸家同其改建與羅泌同其謂年七十三亦與遷同年譜世表亦然學者當於此日以爲聖節而致祭焉　此闕里記所載黃公會約

論左氏

嚴翰好公羊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爲太官

劉公羊爲賣餅家隗禧字子牙好易謂左氏爲相斫書總不及昌黎左氏浮誇四字斷盡棠按班氏古今人表於孔子弟子居二等者左丘明顏淵閔子騫伯牛仲弓夫左氏安得列於顏閔之上此亦擬人不倫矣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曝書亭集云按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丘明親見夫子

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於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丘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丘明受經於仲尼是爲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丘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丘明躬爲魯史受經於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於仲尼傳采諸家敘事

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此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所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丘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丘明二十人褒崇之禮若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於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於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

先賢并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世之說均不足信耶竊以爲議禮者之失矣又按應劭風俗通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丘爲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爲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爲弟子自當諱師之名此弟書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王吉

富人與縣令飲酒此風近日大行然讀史司馬相如素與臨邛令王吉善臨邛富人爲具召相如並召令令亦至可知今日之縣令皆王吉後身也然王吉爲才人而

臨之今日爲得財而臨之此處相較相隔有天淵之別

陰謀非黃老

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予謂申韓刻薄少恩何得謂之淵源於黃老彼之所謀實爲此之所禁分道而馳有如河漢不知者必欲合而論之可嘆可嘆

漢時四大諱

王充四諱篇云俗有四大諱一曰諱西益宅西方尊長之位故不西益宅魯時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云云二曰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謂全生不能全歸也古者廟祭漢始亦墓祀恐其臨祀見子孫被刑惻怛不忍歆享故不上墓　太王薨太伯

髡讓王季曰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三曰諱不爲宗廟社稷之主此亦徒不上丘墓之義也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舉則殺父殺母棠思正月不舉子不識何義五月則以精爍熱烈厭勝父母恐父母受其患又齊孟嘗以五月生田嬰謂五月子長至戶將不利於父母可知五月不舉此俗自周已然正月不舉何居後詳其義謂婦人乳子爲不吉列在四諱之內則正月爲一歲之首更爲不吉可知但人與萬物之生何以異且人靈於萬物萬物之生皆無所忌何生于美事而反諱之棠生在正月倘遇漢時定不舉矣因識於後以見前代風俗之陋至於如此

孝景及孝武本紀

魏書云文帝嘗問王肅司馬遷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王肅對曰司馬遷紀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孝景及巳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遷也棠按此說非也太史公自序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身毀不用矣退而深維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

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且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云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又按班氏曰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知自全旣陷極刑幽而發憤又按卓被誅蔡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允勃然叱之卽收付廷尉邕陳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

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云云觀自序與班氏贊王允殺蔡邕時語皆是遭李陵禍後方成此書魏書載王肅之言謂漢武見本紀怒而投之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隱切在武帝不在史遷立論皆與諸書不合必是王肅一時回護史遷之言無疑也但所云孝景與武帝本紀當時有錄無書今其書具在蓋當時史遷之意原欲藏之名山以俟後之君子宣帝時遷外甥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可知宣帝時遷書方出武帝時安得見而投之刪去孝景及武帝本紀當時必

有此事蓋是後時事非武帝時事魏書所論總屬臆說故特表而出之

帝王受命

孝景帝時轅固治詩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天子之位非耶上曰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王棠曰三家議論無一人是若將孔孟言語理會自然知得分曉

論揚雄

漢書云王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

甚衆雄復不侯觀雄復不侯四字可嘆雄枉做了小人班又稱雄恬於勢利者何也葢雄有用符命稱功德之辭而又求在位之人爲之延引方可以邀功名而受寵祿否則土牛入海無從見其首尾矣揚雄立身在可否之間胸無確然不拔之操由其見理未明是以出仕皆有模棱之見唐宋大家皆稱道不置已不識何故使當時不做劇秦美新仍可解說也

孫策劉先主

孫劉臨死作用其籠絡臣子皆是一副肚腸先主病篤謂武侯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策臨

死以弟權托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裴謂後主之才不及武侯而武侯忠盡自矢故得以功名終孫權多英略非昭所能駕馭況予布爲人好悻悻自用其不罹禍者幸矣故予謂先主知後主之不才而孫策則不知弟權之英武同是一副籠絡心腸而張昭爲此一語未必不爲孫權見疑考張昭犯顏敢諫幾至不測深嘆此語遺害於無窮也

貂蟬

元曲有呂布貂蟬及奪戟爭鬬事按呂布傳言布小失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又言布與卓侍婢私通

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布因朝會手刃刺卓想侍婢嘗即貂蟬也元曲所云必有所據

昭烈帝

漢昭烈帝宜稱帝不宜稱先主三國志鍾會檄蜀將士吏民稱昭烈爲益州先主先主之名始於此陳壽作三國志不稱帝而稱主尊魏也後世非曹氏司馬氏之臣安得亦以先主呼之宋太祖尊崇功臣烈士有司以昭烈帝入於功臣之內失其旨矣又不稱帝稱曰蜀主劉備皆諸臣不能考究得失耳

祖孫

昭烈之子禪而孫諶也柔與強迥異也謝玄之子瑍而孫靈運也質與文懸絕也韓退之子昶而孫袞也頑與慧相殊也祖可以貽謀孫可以繩武而其頑氣獨鍾於子之一身先後負愧色矣

伯喈有子

羊祜傳祜蔡邕外甥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也邕一女嫁羊祜父道一女則文姬也

七書

兵法蓋出古司馬之職其來久矣漢興張良韓信序次

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璞攟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孝成任容論次兵書爲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技巧是兵書之所傳亦云多矣後世並不復存所存者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答尉繚子三略六韜而已頒之武學令諸生習之至今不失然書頗相半而得失互有學者當細心參考不可專留心變詐一流斯爲得之或又謂名將不用兵法者三人霍去病張巡岳飛然是三人能變化兵法不爲兵法所縛張巡曰運用之妙在於一心飛曰用心先在定謀自古能取勝

者皆然又不獨三人也見百一錄

劉楨吳質

劉楨辭旨巧妙爲太子所親愛嘗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吳質別傳曰文帝嘗召質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按文帝殺甄后立郭后以帝王之后而屢命臣下得見安有是理使魏太祖不死文帝有此舉動吳質亦難免於罪戾矣

獨笑圖

輟耕錄云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笑圖謂遠公不與脩

靜同時脩靜元嘉末始來廬山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十餘年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往往如此

書靖節集聖賢羣輔錄後

此陶公聖賢羣輔錄也旣在聖賢則奸慝之徒當屏擋不錄何四凶等亦得搖其筆端哉且羣輔名編者當指從龍輔臣於幽人逸侶無謂也彼賢哲自脩抱璞不鬻之士宜常書之簡冊以爲闡微旌操之具顧乃參之羣輔擬人不於其倫矣考晉義熙以前上遡五帝歷年遠其間或出或處仁智之士實繁其人何從一一考訂茲

錄只以數人或數十人曾見有標其目者不論人之賢否卽天之羣輔錄中挺然傑出當世無可與羣者不獲登籍亦知錄中所標目之輩偶因一時好事者之所爲相與品題彼實未嘗羣處而共輔之也且晉世雕板未行世學士家書冊無幾公亦就所閱書錄之遺失頗不少子不具論特以錄法未免拘泥而輔臣如太甲伊尹孔明聖賢如孔孟曾子子思之徒槩置之不講爲可惜也

文中子

井觀瑣言云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

實無其人按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答績書有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論暗而不宣乃與元經以定眞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王之業又云文人文中子外諸孫也云云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績乃文中子之弟而叔達又親及門者也文中子果不誣矣但史失其傳其書亦出後人所增益張大牽合傅會痕跡宛然在唐時已不甚爲人所尊仰故韓柳諸賢俱無稱述或謂即宋阮逸僞作亦非李翺答王載言書云理有是者而辭章不能

王氏中說是也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
冠家則中說之傳久矣然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分十
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云
阮氏本與龔氏本文各不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
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
陵釣於湍石民到於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
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
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由
是觀之則逸或不能無增損於其間以啓後人之疑也

讀韓文書後

昌黎平淮西碑商隱言之詳矣東坡有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乃姚鉉選文粹反錄文昌而遺昌黎可異也使姚爲唐時人猶可曰彼或親暱於段彼或致隙於韓仍得以世情相推測乃姚托足異代前後遙遙顧一時以文柄相期許而所取乃人之所棄棄人之所取是眞不知美膾之爲美而以贅者充下帷也蘇子笑昭明不錄閒情此更處昭明下矣

讀韓文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想到井卦求王明受福句可以參看正不得鄙笑上宰相書云云亦是錄

王明但此中有干祿意求王明意在上之受福[illegible]
祿繫其懷抱一干祿則在已上着脚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三終

孫　燦炯　正字